◇钟山夜谭

冗杂信息的洪流之外

[苏州]周建明

当下是人人皆可执笔、人人皆可发声的时代。指尖刷屏,海量信息扑面而来,热搜热点轮番更迭,碎片化段子、套路化文案、功利化广告充斥网络空间。这些文字来得汹涌、去得仓促,大多浅白空洞、转瞬即逝。它们追逐流量、迎合浮躁,缺乏沉淀的厚度,没有走心的温度,看过即忘,留不下思考,存不住回味,终究是时代的浮光掠影。喧嚣网络之中,众生深陷信息冗杂的洪流,愈发需要一方沉静的文字净土,而报纸副刊,便是纷繁时代里留存的一隅人文天地。

相较于网络文字的快餐化、同质化,副刊文字最可贵的特质,是耐读、有嚼劲、有余味。它没有夸张的修辞造势,没有博眼球的刻意煽情,一字一句皆发自本心、归于生活。写烟火日常,不刻意美化平凡;写人生感悟,不空洞说教道理;写世间百态,不片面评判是非。寥寥短文,短小精悍,字里行间藏着生活的智慧、人间的温情与时代的印记。读者静心品读,既能窥见市井烟火,亦能读懂人心百态,读完有所思、有所悟、有所忆,这便是碎片化网络文字无法替代的人文价值。

方寸副刊,亦是时代的微观底片。宏大的历史由时代浪潮铸就,而鲜活的人间由细碎日常构成。副刊不写山河壮阔的史诗,却以微小视角定格时代质感;不叙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,却以笔墨温润世道人心。一代代作者执笔书写,将市井变迁、民俗风情、人间温情、人生取舍落笔成文,看似细碎的文字,串联起来,便是一个时代最真实、最鲜活的民生图景、人文底色与精神风貌。

时代越是喧嚣浮躁,越需要副刊这般沉静的文字阵地。网络信息快节奏更新,让人们习惯了浅阅读、快消费,内心愈发浮躁荒芜。而副刊文字慢下来、静下来,以温柔笔墨治愈人心,以质朴文字沉淀思想。它如一盏微光灯火,在喧嚣尘世中守住文字纯粹,传承人文底蕴,抚慰众生心灵。

方寸副刊,足以寄情、寄心、寄山河。

◇生活空间

衣服不会说谎

[陕西]袁成

换季了,我把柜子里的秋装翻出来。

每年这个时候都像一次重逢。那件浅蓝色的衬衫,那条卡其色的裤子,它们被压在冬衣下面好几个月,皱巴巴的,带着樟脑丸的气味。我一件件抖开,挂在衣架上,准备迎接秋天。衬衫穿到身上,扣子扣到第三颗,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不是扣不上,是那种“刚好扣上”的感觉消失了——胸口那里绷着,抬手的时候腋下也紧。我对着镜子看了看,又换了一条裤子,腰那里也紧了。

我站了一会儿,有点不甘心。去年秋天还穿得好好的,怎么一年工夫,就不一样了呢?这一年,加班的日子比前年多。晚上回到家常常九点多,随便煮点面条,或者叫个外卖。吃完也不想动,就窝在沙发上刷手机。周末要么补觉,要么坐着不动。锻炼这件事,说了一次又一次,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
身体是很实在的东西。它不会说谎,也不会给你找借口。你少睡了一个小时,它就让你第二天眼皮发沉。你多吃了几顿油腻的,它就悄悄在腰上多存一点。你以为自己瞒过去了,等那件去年的衬衫穿到身上,什么都清楚了。

我把那件衬衫挂在衣柜最外面,没有收回去。它提醒我一些事情,不是要减肥那种提醒,而是更朴素的东西——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别总坐着,有空出去走走。这些话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,但从一件衣服嘴里说出来,分量不一样。

◇两代风景

迟来的和解

[浙江]陈慧

我的父亲聪明、好强,凡事力求尽善尽美,回顾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路,经过的事儿,都颇为自豪。但在子女学业这一块,他始终觉得矮人一头。因为他的三个女儿,一个儿子,没有谁读过大学,有拿得出手的文凭。我在娘家的那些年,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叹气,念叨“家里没出个人”。

“出人”是如皋土话,意同“有出息”。三十年前,于普通老百姓而言,只有读过大学,才能算“出人”。

我初二上学期考过班级第八名,开家长会,被老师点名表扬过,大概是父亲心里最有希望冲进大学校园的一个。可惜,我中考没有发挥好,离普高线差了一分,去职业高中里学了点半生不熟的裁缝手艺,阴差阳错跑到浙东小镇,当裁缝、出嫁,通过一番晕头转向的摸索,做了个沿街晃荡的小货郎。

近几年,我出版了五本书,应该是我父亲近几年来既怀疑又欣慰的事。他怀疑的是“咱们家居然出了个人”?欣慰的也是“咱们家好歹出了个人”!

正月里,我回如皋参加新华书店的读书会,邀请父亲参加。父亲起初说没空,表现得很傲娇,很若无其事。结果,开场前,他带我母亲匆匆赶来了。我主动给在场的书友介绍了他,主持人请他谈谈“女儿是作家的感想”。我父亲毫不避讳地讲,他第一次在央视的节目里看到我时,还使劲揉了揉眼睛,以为出现幻觉了。其实在那之前,好些人告诉他“老陈,你家女儿上中央电视台了”,他压根不信。主持人问他有没有读过我的书,他摇头,表示没有。

在场的书友听他这么一讲,都忍不住乐了。父亲尴尬地冲我笑笑,那是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的不自信。

从少年时起至今,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一直紧张。他又倔又硬,我是又硬又倔,脾性相近,讨论某件事,两个人不超过五句话就要火星四溅,谁也不服谁。

现在好了,我的文字代表着我,在与我父亲做着静默平和的交流。父亲看过我的文字后,大概率会对他这个“没屁用”女儿重新评估吧。我甚至想象到父亲戴着老花眼镜坐在沙发上,捧着我的书,会心一笑的瞬间。也就是那个瞬间,四十八岁的我,隔着八百里的路,抚平了时光缝隙里隐隐的疼痛,和七十八岁的父亲,和解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